

“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 供需分析、风险识别与应对策略

陈伟光， 缪丽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金融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文章从供需对比和风险分析的双重角度，分析“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问题。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缺口，融资、保险、结算等金融服务短缺是制约“一带一路”建设的瓶颈。强化“一带一路”金融支持，需要防范国家信用风险、地缘政治风险、汇率风险、法律风险，化解潜在金融风险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当务之急。文章提出金融机构应实施差异化的经营和管理；化解地区争端；建立稳健的汇率风险管理机制；提高业务人员法律素质；金融机构之间应加强合作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金融支持；供需缺口；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F125；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98(2017)03-0003-13

引言

“一带一路”建设经过中国政府三年多的积极推动以及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参与之下，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开发、经贸往来、金融合作、海上合作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坚持全方位开放和共同发展、联动发展的体现，“一带一路”的建设引致了庞大的金融需求，中国各大金融机构都把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服务作为未来业务非常重要的新增长点和发展方向。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持服务，必须防范诸多的潜在金融风险，处理好“一带一路”建设之金融服务与金融风险的关系是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

一、“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需求分析

“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主要体现为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中金融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贸易发展以及项目开发、产能合作都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一带一路”所需要的金融服务是全方位的，涉及投融资、证券和保险等金融领域各类业务。

(一)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需求

以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实现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基石。由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沿线多数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的缺口，是制约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沿线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大多数来源于本国政府的财政，而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政府财力不足，每年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出有限又反过来制约着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此沿线经济

收稿日期：2017-03-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15ZDC038)

作者简介：陈伟光(1963-)，男，湖北武汉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经济学；

缪丽霞(1992-)，女，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

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互为落后的因果 相互制约。

根据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现状 其基础设施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1. 交通基础设施 主要涉及机场、铁路、公路和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由于中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所以在交通基础设施的需求也主要集中在这三个地区。

2. 能源、资源基础设施 主要包括资源和能源的勘探开发、管道运输和冶炼加工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亚、俄罗斯、中东等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 开发潜力巨大。

3. 电网和互联网基础设施 电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指智能化电网的建设 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电信固网宽带的升级改造。

根据 2009 年亚洲开发银行与亚洲学院联合发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报告 2010 - 2020 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预计为 8.28 万亿美元。^① 按照牛津经济的统计和预测 2015 年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约为 995 亿美元 中东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约为 845 亿美元 欧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约为 138 亿美元。而根据预测 到了 2025 年 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 1715 亿美元 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 7% 中东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则高达 1712 亿美元 平均每年以 10.3% 的速度增长 预计欧洲地区则并没有明显的增长 平均每年以 1.3% 的速度增长 预计到 2025 年只有 156 亿美元左右。^②

表 1 2015 - 2025 年三大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

地区	投资需求(百万美元)	占未来 GDP 比重(%)
亚太	1500933	9.4
中东	1353471	10.6
欧洲	153953	4
总计	3008357	-

数据来源: 普华永道网站 <http://www.pwc.com/gx/en/industries/capital-projects-infrastructure/publications/oxford-economics/modeller.html>

从数据中也可以看出 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主要在亚太地区(北美洲和大洋洲与欧洲相似 所以占亚太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比重小) 和中东地区 并且未来十年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需求增长速度快 随即也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

(二)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融资需求

“一带一路”沿线共有 65 个国家和地区 沿线各国和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 在能源、资源以及产业结构上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并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 跨国公司的普遍兴起 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推进 中国与沿线各国和地区以及沿线各国和地区之间贸易往来频繁 贸易领域不断扩展 贸易需求不断扩大 对于贸易融资的需求也会随之扩大。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为代表 2013 年中国与沿线的贸易总额达到了 1 亿美元以上 这个数字占了中国当年外贸总额的二分之一之多。而且根据相关资料的测算 中国未来十年的时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年均贸易增长率将在 20% ~ 30% 这么高的年均贸易增长率也意味着巨大的贸易融资需求^[2]。2001 年以来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总额增长速度迅速 特别是从 2008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 中国与东南亚十一国和西亚中东十九国的贸易增长突飞猛进。其中 对东南亚十一国的贸易总额到 2014 年就达到了 480.3 亿美元之多。主要是由于东南亚国家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经济上有非常强的互补性 各国对

^① 亚行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为 8 万亿美元的测算说明 <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50203/2942741.shtml> , 登录时间: 2016-3-10

^② 资料来源: 普华永道网站 <http://www.pwc.com/gx/en/industries/capital-projects-infrastructure/publications/oxford-economics/modeller.html>

于加强与中国双边贸易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意识比较强。再加上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和东南亚十一国的贸易联系。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之前就已经很紧密了。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一方面会使中国与沿线各国的贸易往来更加的密切,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带一路”战略切合了沿线各国人民的利益。

(三) “一带一路”建设跨境人民币结算需求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人民币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使用规模大幅度上升,2015年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达到12.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1.7%;^①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设施持续建设取得了新进展,人民币跨境收付系统一期建成上线运行,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继续完善;人民币成为SDR货币篮子是国际社会对于人民币国际地位的认可,提升了市场对于人民币的信心。所以,人民币已经具备了充当“一带一路”跨境结算货币的实力。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跨境使用规模的逐步增大也反应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开展,沿线跨境人民币结算必然面临巨大的需求。

表2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亿元,%)

年份\国别(地区)	香港	新加坡	澳门	越南	合计
2014	34539.0	7012.7	1245.2	720.9	43517.8
2015	38269.8	7740.8	1374.5	798.8	48183.9
增长率	10.8	10.4	10.4	10.4	10.7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15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6人民币国家报告》

表2为新加坡、越南以及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2014年和2015年的经常项目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规模,以及增长率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呈10%以上的高速增长,而“一带一路”的建设加强了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贸来往,所以可以预测在以后的年度将会达到更大规模。

同时,人民币在跨境直接投资结算中的规模呈现更加明显的增势。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金额为1865.6亿元,同比增长了117.9%;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金融为7361.7亿元,同比增长了228.1%。“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投资规模巨大的特点,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成立了丝路基金公司重点支持“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丝路基金公司以及中国各投资主体对于沿线各国(地区)的投资也会带动沿线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的需求。

(四) “一带一路”建设的保险服务需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新兴市场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进入到沿线国家市场的中国企业将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挑战。首先,“一带一路”沿线涉及亚欧非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地理覆盖面积范围广,各国和地区具有不同的国情,政治、文化、民族和社会差异很大。很多国家和地区还深受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分离主义等困扰,国内局势动荡,常年处于战乱之中。这些因素必然会给企业开展海外贸易和投资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部分是新兴经济体和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会出现许多诸如政治稳定、社会转型、政策调整等挑战。导致沿线整体的营商环境不佳,企业在投资和贸易中将会面临许多未知的因素导致商业风险。综合起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和地区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因素,而这些不确定因素又会给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带来一系列的金融风险^[4]。这些风险一方面给企业开展经贸活动和投资活动带来损害,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对在沿线开展经济活动的工作人员在人身、财产方面的潜在威胁,保险机构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充分利用财产险、责任险、信用险、人身意外险等险种进行风险的缓释,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项目投资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本身具有投资周期长,投资金额大的特点,外部投

^① 数据来源:2016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资环境的风险性以及项目本身具有的风险性都决定了保险在“一带一路”建设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迫切性。工程保险、责任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海外投资保险、信用保险、重装备保险等各类型的保险产品在风险集中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上都大有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了沿线各国之间人员往来,而跨境人员对于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需求也正是需要保险发挥作用,需要保险机构为跨境人员提供包括人身意外保险、财产保险、职业保险等保险产品;另外,“一带一路”建设由于存在太多的未知风险,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开展才会慢慢显现出来,这就需要保险机构根据现实的需要,因地制宜地设计出更多的保险产品,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二、“一带一路”建设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

为了弥补“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缺口,“一带一路”客观上需要沿线国家金融机构、国际开发金融机构的共同支持,作为中国提出的倡议,中国无疑需要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带一路”建设投融资支持方面

1. 银行贷款。“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银行机构提供的贷款项目目前主要涉及沿线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开发以及支持中国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大型成套设备和机电产品的出口国等领域。截至2016年二季度末,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支持已经累积超过了600个,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能源资源项目、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产业园区项目等。在贷款方面,已经承诺贷款2000亿美元左右,贷款余额已经在1000亿美元以上;^①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也给予了大量的银行贷款支持,根据相关资料,截至2015年末,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的总贷款就达到了5200亿元人民币以上。在项目的支持方面,中国进出口银行在2015年就签约了500个“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这个数字比2014年增长了一倍,总签约的金额在3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比2014年的签约金额增长了70%。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尚有贷款余额的建设项目一共有1000个以上,项目涉及的国家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中的49个之多;^②2015年作为中国五大股份制国有商业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累计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放授信约286亿美元,跟进重大项目约330个,意向性支持金额约870亿美元。^③在中国银监会的助推下,中国银行业以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力军”,携手中国各银行主体,利用国家政策支持以及自身的优势,创新金融服务,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重大项目投融资支持,解决“一带一路”建设庞大的资金缺口。

2.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金融服务。亚投行,全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金融机构。重点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总部设在北京,金立群为亚投行的首任行长。亚投行得到了包括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在内的57个国家的支持和加入,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家。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正式生效,也宣告了亚投行的正式成立,并且于2016年1月16日-18日在北京举行了开业仪式系列活动。从亚投行发布的《2017年业务发展规划与预算》中看到,在2016年全年,亚投行为亚洲七个发展中国家的九个项目提供了高达17.3亿美元的贷款。这些项目包括孟加拉配电系统升级扩建工程的1.65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全国棚户改造项目的2.165亿美元、塔吉克斯坦杜尚市边境公路改造工程项目的2700万美元,以及巴基斯坦国家高速公路项目的1亿美元等。这些借款投资,都是用于改善借款国的城市设施、交通、能源供给能力。在亚投行成立之前,虽然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性金融机构也在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出努力,但是这些银行每年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提供的贷款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并且当前国际性金融机构多为发达国家主导,

^① 《人民日报》:开发性金融与“一带一路”,http://www.cdb.com.cn/xwzx/mtjj/201608/t20160804_3568.html 登录时间:2016年12月10日

^② 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一带一路”贷款余额超5200亿元,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1/14/c_1117780134.htm 登录时间:2016年12月10日

^③ 中国银行公布2015年业绩

对于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亚洲国家提供贷款的条件往往过于苛刻。而亚投行不仅是对于现有国际性金融机构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补充,更是开创了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的新模式,未来将会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提供更多的支持。

丝路基金,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11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宣布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的投资项目,并且于2014年12月29日在北京注册成立了丝路基金有限公司。丝路基金的规模为400亿美元,首期资金100亿美元。丝路基金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启动器,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基金。丝路基金投资优先支持“一带一路”框架内的互联互通需要,投资领域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能合作以及金融合作等。在丝路基金成立的两年时间里,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包括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多个国家签署了投资合作备忘录。其中,2015年4月20日,丝路基金与三峡集团、巴基斯坦私营电力和基础设施委员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见证下签署合作备忘录,开启了丝路基金的首单对外投资。2016年1月19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丝路基金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签署了共同投资开发阿联酋以及埃及电站的谅解备忘录,开启了丝路基金在中东投资合作的第一单。除直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投资外,由于丝路基金是一个开放性和市场化的投资基金,丝路基金还发挥着引导国际资本和民间商业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杠杆作用,以基金资本为“一带一路”建设撬动更为巨大的资本参与到“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

(二) “一带一路”建设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

与沿线国家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扩大跨境结算人民币使用规模。截至2016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已于35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者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金额已经超过了33257亿元人民币。

表3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或地区人民币互换规模(单位:亿元)

国别	协议签署时间	互换规模
东亚:		
马来西亚	2009.1.20	800
	2012.2.8(续签)	1800
	2015.4.17(续签)	1800
印度尼西亚	2009.3.23	1000
	2015.10.1(续签)	1000
新加坡	2010.7.23	1500
	2013.3.7(续签)	3000
	2016.3.7(续签)	3000
蒙古	2011.5.6	50
	2014.8.21	100(扩大) 150(续签)
泰国	2011.12.23	700
	2014.12.23(续签)	700
西亚:		
阿联酋	2012.1.17	350
	2015.12.14(续签)	350
卡塔尔	2014.11.13	350
南亚:		
巴基斯坦	2011.12.23	100
	2014.12.23(续签)	100

国别	协议签署时间	互换规模
斯里兰卡	2014. 9. 16	100
中亚:		
哈萨克斯坦	2011. 6. 13 2014. 12. 22(续签)	70 70
塔吉克斯坦	2015. 9. 3	30
独联体:		
白俄罗斯	2009. 3. 11 2015. 5. 10(续签)	200 70
俄罗斯	2014. 10. 13	1500
乌克兰	2012. 6. 26 2015. 5. 15(续签)	150 150
亚美尼亚	2015. 3. 25	10
中东欧:		
阿尔巴尼亚	2013. 9. 12	100
塞尔维亚	2016. 6. 17	15

数据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2016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从表 3 可以看到, 在中国签订双边本币互换的 35 个国家中, 有 17 个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 将近占到了总数的一半。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扩大“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融资、贸易往来中人民币的使用规模, 为企业开展沿线跨国经贸往来节约成本、减少汇率损失。

建立境外人民币清算行。截至 2015 年末,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 20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加坡、卡塔尔、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 由中国的商业银行建立了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在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其中中国银行成为了全球范围内跨境人民币业务规模最大, 并且是专业能力最强的银行。仅 2014 年中国银行就办理了跨境人民币清算 240 万亿元、办理结算业务 5.3 万亿元^①。

(三) “一带一路”建设保险服务

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保险支持, 2015 年 6 月, 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中国保险投资基金设立方案的批复》, 中国政府决定设立 3000 亿元的中国保险投资基金。中国投资保险基金的设立, 是中国在保险服务方面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支持, 作为中国唯一的承办中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政策性保险公司,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来以后,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有倾向的把国家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和资源投向“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领域。中国信用保险公司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梳理出了一系列的重点项目清单, 并且建立了提供保险服务的项目储备库^[5]。同时, 有实力的商业性保险机构也在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服务中, 中国人寿、中国平安、太平洋保险等商业保险公司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开展各类海外投资活动有关的人身和财产保险, 为海外工程项目的工作人员提供人身意外保险服务。在沿线各国建立分支机构或者与当地的保险公司开展合作等方式为中国海外合作项目提供财产保险、责任保险等保障。

^① 中行强化竞争优势 打造“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6/17/c_127926873.htm 登陆时间: 2016 年 12 月 12 日

(四) 沿线设置金融分支机构

金融机构为了更好地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加快了在沿线各国和地区设置分支机构的速度。随着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逐步建立起高效的金融服务网络。同时,在东道国设置分支机构也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地结合东道国的实际情况和文化进行差异化经营,与当地的金融机构实现良好合作。截至2015年6月末,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国家政策性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五大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以及中信银行等11家中资银行,积极布局“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沿线23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设立了55家一级分支机构。其中,中国银行在海外建立的分支机构已经覆盖了46个国家和地区,在所有中资银行中处于领先地位。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覆盖上也已经达到了18个国家和地区^[6]。

通过对“一带一路”金融支持的供需分析,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建设存在巨大的资金供需,加大对“一带一路”金融支持的力度具有紧迫性。在融资规模上,尽管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一千多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但是根据亚洲银行的测算,仅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方面的资金需求到2020年将达到8000亿美元,而“一带一路”现有的融资平台所能提供的资金远远不够;在金融保险上,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保险行业发展迅速。2015年,保险业的总资产达到了123597.76亿元,保险业实力显现。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弱,所以相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对保险的庞大需求,保险服务的供给还需要寻求更多的支持;在人民币跨境结算上,虽然已经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及建立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使得人民币跨境结算扩大了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变得便利。但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64个(不含中国),目前中国只与其中17个国家签署了人民币互换协议,这与人民币跨境结算需求的规模相比差距较大。所以,在人民币跨境结算上需要继续扩大人民币资金规模,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结算基础设施建设,

三、“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风险识别

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由此也会带来较大的潜在金融风险。因此,要保证金融机构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持的过程能够有效的规避和预防风险,减少因为风险而导致的损失,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风险进行识别尤为重要。

(一) “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信用风险

表4 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用风险评级

风险等级	国家	数目
1-3级 (风险水平较低)	1级 新加坡	1
	2级 无	0
	3级 文莱、卡塔尔、阿联酋	3
4-6级 (风险水平一般)	4级 马来西亚、以色列、阿曼、科威特、捷克、爱沙尼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10
	5级 印度、泰国、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土耳其、约旦、巴林、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匈牙利、拉脱维亚、马其顿、黑山、罗马尼亚、波兰、塞尔维亚	19
	6 菲律宾、越南、老挝、不丹、巴基斯坦、马尔代夫、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波黑、俄罗斯、白俄罗斯、蒙古	14
7-9级 (风险较高)	7级 缅甸、柬埔寨、尼泊尔、孟加拉国、塔吉克斯坦、伊朗、伊拉克、黎巴嫩、摩尔多瓦、埃及	10
	8级 东帝汶、吉尔吉斯斯坦、也门、乌克兰	4
	9级 阿富汗、叙利亚	2

注: 国家风险为1-9级, 1级为风险最低, 9级为风险最高, 巴勒斯坦数据空缺。

资料来源: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分析报告2015》

“一带一路”沿线经过 65 个国家和地区,跨越亚欧非三个大洲,地理覆盖面积广阔,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公布的 2015 年沿线国家信用风险等级也可以看出,沿线国家信用水平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用风险既有风险等级为 1 级的新加坡,也有风险等级为 9 级的阿富汗和叙利亚。除巴勒斯坦数据空缺外,从国家风险评级分布来看,处于风险水平较低的国家只有 3 个,只占沿线国家总数的 4.8% 左右,而处于风险水平较高的国家却有 16 个,占沿线国家总数的 25% 之多。虽然绝大部分国家处于风险水平一般的评级,但是却多数处于风险水平 5、6 级。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处于转型期,都存在由于过度依赖国际市场而容易受外部经济影响的风险;同样由于沿线国家多是不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所以导致沿线国家常年处于财政入不敷出的窘状,加之大量的外债压力使部分国家面临一定的财政风险。“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国家由于国家经济落后,经济建设很大一部分的资金需求都是依靠吸引外资,因此形成了对外资的依赖性。所以在货币贬值、汇率波动和信贷紧缩的压力之外还面临着资本外逃的风险。“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债务比率较高。沿线亚洲和非洲多数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资金需要,每年都会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其他渠道筹集资金,经济增长乏力和财政持续赤字使高负债率的国家面临债务违约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地缘政治风险和敏感事件问题也是影响国家信用风险的两个主要因素。中东一直以来处于美欧大国政治博弈之中,局势比较动荡。政权更迭,战争此起彼伏,加上恐怖主义的猖獗和极端宗教主义的迫害,中东国家常年处于安全危机之中,正常的经济生产活动无法开展,国家财政极其困难,国家信用风险处于高水平的阿富汗和叙利亚就是典型的代表。

(二) “一带一路”建设的地缘政治风险

地缘政治就是由于地理原因,国家和地区间开展的政治互动和因为政治互动而形成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关系。根据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地理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的政策有非常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就是一些国家通过控制海上交通要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等形式牟取国家利益^[7]。

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途经中东、中亚等大国博弈的敏感地带,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意图多加揣测。中东地区石油丰富,是世界石油储量最大的地区。作为国际石油市场最主要的供应者,中东地区的油气资源对当下世界社会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除此之外,中东地区被誉为“五海三洲之地”,是欧洲、亚洲、非洲等三大洲的连接地带,濒临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黑海和里海,是三大洲交往的必经之地或通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贸易通道,也是经济、军事要塞之地^①。丰富的石油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中东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成为大国实力角逐的演练场。另外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与某些国家的利益不符,并且因为是由中国主导的,某些国家更以“中国威胁”论为由进行抨击。以美国为例,自一战以来便开始干预中东事务,在不同的时段对中东实行不同的政策以实现自身在中东的利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美国方面就一直表示质疑,这是因为“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近年来提出的“亚太再平衡”、“重返亚洲”、主导 TPP 等意图强力介入亚洲事务的政策形成竞争作用。除了来自中东、中亚等敏感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和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风险之外,另外还有来自沿线各国之间领土争端问题、南海问题等的地缘政治风险。

(三) “一带一路”建设的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又称外汇风险,是指经济主体持有外汇或者在运用外汇进行经济活动中,因为汇率变动而产生损失的可能性。当今世界各国普遍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而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对于沿线国家汇率的变动分析,本文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沿线国家(除少部分国家无数据)2010-2016 年汇率均价,用汇率标准差除以均值得到变异系数的大小描述各国汇率变动情况。

① 美国中东政策的大转变 <http://bbs1.people.com.cn/post/6/1/2/141516919.html>, 登录时间:2016 年 3 月 25 日

表5 “一带一路”沿线东亚国家 2010–2016 年汇率(年均价)(本币/美元, %)

国家\时间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变异系数
蒙古	1357.1	1265.5	1357.6	1523.9	1817.9	1970.3	2140.3	19.4
新加坡	1.4	1.3	1.3	1.3	1.3	1.4	1.4	4.3
马来西亚	3.2	3.1	3.1	3.2	3.3	3.9	4.2	11.9
印度尼西亚	9090.4	8770.4	9386.6	10461.2	11865.2	13389.4	13308.3	16.7
缅甸	5.6	5.4	640.7	933.6	984.4	1162.6	1211.2	67.2
泰国	31.7	30.5	31.1	30.7	32.5	34.3	35.3	5.3
老挝	8258.8	8030.1	8007.8	7860.1	8049.0	8147.9	8147.9	1.5
柬埔寨	4184.9	4058.5	4033.0	4027.3	4037.5	4067.8	4058.7	1.2
越南	18612.9	20509.8	20828.0	20933.4	21148.0	21697.6	21887.0	4.8
文莱	1.4	1.3	1.3	1.3	1.3	1.4	1.4	4.3
菲律宾	45.1	43.3	42.2	42.5	44.4	45.5	47.5	3.9

数据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从表5 可以看到, 每个国家每年的汇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动, 柬埔寨变异系数为 1.20%, 汇率集中程度较高, 汇率变动较小。缅甸为 67.2%, 2010–2011 年, 缅甸汇率为 5 点多, 到 2012 年, 缅甸汇率制度改革, 实行新汇率制度导致 2012 年汇率突变, 所以才会出现表中所示的变异系数为 67.2% 畸高的情况。其他国家的变异系数基本在 5%–16% 左右, 所以, “一带一路”沿线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年汇率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动, 而汇率的变动正是汇率风险产生的原因。

表6 “一带一路”沿线西亚国家 2010–2016 年汇率(年均价)(本币/美元, %)

国家\时间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变异系数
伊朗	10254.2	10616.3	12175.6	18414.5	25941.7	29011.5	30914.9	42.3
伊拉克	1170.0	1170.0	1166.2	1166.0	1166.0	1167.3	1182.0	0.5
土耳其	1.5	1.7	1.8	1.9	2.2	2.7	3.0	24.6
叙利亚	11.2	11.2	11.2	11.2	11.2	11.2	11.2	0.0
约旦	0.7	0.7	0.7	0.7	0.7	0.7	0.7	0.0
黎巴嫩	1507.5	1507.5	1507.5	1507.5	1507.5	1507.5	1507.5	0.0
以色列	3.7	3.6	3.9	3.6	3.6	3.9	3.8	3.4
沙特阿拉伯	3.8	3.8	3.8	3.8	3.8	3.8	3.8	0.0
也门	219.6	213.8	214.4	214.9	214.9	214.9	214.9	0.8
阿曼	0.4	0.4	0.4	0.4	0.4	0.4	0.4	0.0
阿联酋	3.7	3.7	3.7	3.7	3.7	3.7	3.7	0.0
卡塔尔	3.6	3.6	3.6	3.6	3.6	3.6	3.6	0.0
科威特	0.3	0.3	0.3	0.3	0.3	0.3	0.3	0.0
巴林	0.4	0.4	0.4	0.4	0.4	0.4	0.4	0.0

数据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表6 是沿线西亚国家的年汇率均价, 从表中可以看出, 西亚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这些国家的变异系数为 0, 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不存在汇率变动, 这是因为

这些国家实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除这些国家之外,伊朗的变异系数达到了 42.3%,表中各年的汇率也显示出伊朗的汇率变动比较大,最小为 2010 年的 10254.2,最大在 2016 年达到了 30914.9,大约为 2004 年的三倍。土耳其的变异系数也达到了 24.6%。所以就汇率风险,西亚地区整体上较小,但在伊朗和土耳其等个别国家存在较大的汇率风险。

表 7 “一带一路”沿线南亚以及中亚国家 2004-2016 年汇率(年均价)(本币/美元,%)

国家\时间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变异系数
印度	45.7	46.7	53.4	58.6	61.0	64.2	67.2	13.7
巴基斯坦	85.2	86.3	93.4	101.6	101.1	102.8	104.8	7.8
孟加拉国	69.7	74.2	81.9	78.1	77.6	78.0	78.5	4.7
阿富汗	46.5	46.8	50.9	55.4	57.3	61.1	67.9	13.1
斯里兰卡	113.1	110.6	127.6	129.1	130.6	135.9	145.6	8.9
马尔代夫	12.8	14.6	15.4	15.4	15.4	15.4	15.4	6.0
尼泊尔	73.3	74.0	85.2	93.0	97.6	102.4	107.5	13.8
不丹	45.7	46.7	53.4	58.6	61.0	64.2	67.2	13.7
哈萨克斯坦	147.4	146.6	149.1	152.1	179.2	221.7	342.2	34.8
塔吉克斯坦	4.4	4.6	4.7	4.8	4.9	6.2	7.8	21.4
吉尔吉斯斯坦	46.0	46.1	47.0	48.4	53.7	64.5	69.9	16.8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变异系数分别达到了 34.8% 和 21.4%,是南亚和中亚地区国家中变异系数的前两位,其他国家的变异系数在 10% 左右,整体上南亚和中亚地区国家的汇率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变动风险。

表 8 “一带一路”独联体及中东欧国家 2004-2016 年汇率(本币/美元,%)

国家\时间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变异系数
俄罗斯联邦	30.4	29.4	30.8	31.8	38.4	60.9	67.1	35.7
乌克兰	7.9	8.0	8.0	8.0	11.9	21.8	25.6	53.4
白俄罗斯	2978.5	4974.6	8336.9	8880.1	10224.1	15926.0	11793.9	44.0
格鲁吉亚	1.8	1.7	1.7	1.7	1.8	2.3	2.4	14.9
阿塞拜疆	0.8	0.8	0.8	0.8	0.8	1.0	1.6	30.1
亚美尼亚	373.7	372.5	401.8	409.6	415.9	477.9	480.5	9.8
摩尔多瓦	12.4	11.7	12.1	12.6	14.0	18.8	19.6	21.3
波兰	3.0	3.0	3.3	3.2	3.2	3.8	3.9	10.6
立陶宛	2.6	2.5	2.7	2.6	2.6	2.6	2.6	2.2
拉脱维亚	0.5	0.5	0.6	0.5	0.5	0.5	0.5	2.6
捷克	19.1	17.7	19.6	19.6	20.8	24.6	24.4	11.9
匈牙利	207.9	201.1	225.1	223.7	232.6	279.3	281.5	12.7
克罗地亚	5.5	5.3	5.9	5.7	5.8	6.9	6.8	9.5
波黑	1.5	1.4	1.5	1.5	1.5	1.8	1.8	8.8
黑山	0.8	0.7	0.8	0.8	0.8	0.9	0.9	8.7
塞尔维亚	77.7	73.3	88.0	85.2	88.4	108.8	111.3	14.9
阿尔巴尼亚	103.9	100.9	108.2	105.7	105.5	126.0	124.1	8.5
罗马尼亚	3.2	3.1	3.5	3.3	3.4	4.0	4.1	10.6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沿线独联体以及中东欧国家,乌克兰的汇率变异系数最大,达到了53.4%,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到2013年之前乌克兰的汇率非常平稳,但是2013年汇率开始出现大波动。这是由于2013年乌克兰大幅减少外汇储备并且大举外债所致。而2014年之后由于国内政局动荡,汇率持续大幅波动,所以乌克兰的汇率风险是巨大的。除了乌克兰之外,俄罗斯、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国家的变异系数也在20%以上,汇率变动幅度较大。综合看,独联体和中东欧国家的汇率波动较大,存在明显汇率风险。

由于世界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和金融联系逐渐加强,各国经济发展对外依存度高。“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然会促进沿线各国之间的经济和金融往来,但是沿线各国之间金融合作水平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大多数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水平较低,汇率制度不健全。所以当外汇汇率波动的时候,会给沿线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带来汇率风险。因为“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大量的资金需求,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一般都是以外汇进行借贷。而如果借贷的外汇汇率下降,则金融机构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四) “一带一路”建设的法律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有65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身的法律体系,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金融机构在东道国进行贸易投资等活动的时候,首先要对当地的法律环境进行详尽的调查。只有充分地了解当地的法律环境,才能在投资贸易中避免许多的纠纷。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包括在投资并购、立项、融资以及税收等过程中可能涉及违反东道国法律制度的风险。例如,纳税筹划是投资者避税方法,但是在一些国家税法可能会认定纳税筹划的行为属非法逃税的行为。东道国的相关法律和国家政策可能跟中国的法律和政策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如果金融机构没有了解清楚而是惯性依照自己国家的法律政策去行为,则会造成违反东道国法律风险。“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投资额大的特点,但是沿线一些国家金融市场的法律制度并不健全,效率低、缺乏必要的海外融资权和外汇的自由使用权,造成项目由于后期资金缺乏而中断,这样必然会给金融投资机构带来巨大的损失。

除上述金融风险之外,“一带一路”沿线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的因素,会导致各国利用市场机制分散和转移金融风险的能力不足,金融从业人员素质低不仅会引发业务操作风险,还会引起大量的道德风险。“一带一路”金融风险是指任何能够导致企业或者机构财务损失的风险,所以除了以上分析的风险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会给建设“一带一路”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带来损失。

四、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应对策略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提出来的重大战略部署,“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必然有助于沿线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中国金融机构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金融支持。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为金融机构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由于各种复杂因素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本文为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持中如何规避风险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一) 金融机构应实施差异化经营和管理以应对国家信用风险

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应该根据不同国家的信用评级,分别建立风险管理制度,制定不同的经营和管理策略以防范和控制国家信用风险。首先,各金融机构需要确定一套科学合理的国家信用评级机制,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做好国家信用风险的评估,以减少在开展金融业务时由于盲目性而造成的损失。其次,在各国开展业务时,要根据该国国家信用风险级别,制定符合实际的经营策略,特别是对国家信用风险评级较高的国家,例如缅甸、越南、阿富汗等国家,设计相应的金融产品以降低国家信用风险所带来的损失。最后,为防患于未然,要加强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了解,对沿线的政局变动进行预判,

并制定好相应的风险应急预案。

(二) 消除疑虑,化解地区争端,营造良好地缘政治环境

由前面的风险分析可知,“一带一路”建设的地缘政治风险主要源于地区矛盾和冲突,以及有些国家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意图存在疑虑和误解。所以中国作为战略主导国,中国政府需要积极开展外交,在现有的双多边机制和区域合作平台的基础上,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谈判和协调,努力促进沿线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为金融机构支持“一带一路”的建设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同时,应该加强对“一带一路”战略意义的宣传,化解有些国家对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意图的误解,为中国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而金融机构在东道国应该注重保持良好的社会形象,积极履行机构的社会责任。在东道国不仅要做到遵纪守法,诚信经营,还应该积极的支持和参与到当地的公益事业中,让东道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带一路”建设互利互赢、共同繁荣的理念,消除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疑虑。

(三) 建立稳健的汇率风险管理机制

各金融机构应当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汇率风险有正确的认识,建立稳健的汇率风险管理机制。首先,金融机构在面临项目选择的时,应该对该项目的汇率风险进行分析,并且结合分析对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把好开展金融业务的第一关。其次,金融机构需要加强对汇率走势的研究和判断。通过对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研究、东道国实行的汇率制度的研究、货币量的分析、国际油价的走势等对汇率变动进行预判,这有助于金融机构进行项目汇率风险的管控。最后,金融机构应该创新金融产品,同时合理利用资本市场上的金融工具,对汇率风险进行规避。

(四) 培养专业人才,提高业务人员法律素质

对于金融机构支持“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法律风险,金融机构首先应该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制度。这就需要金融机构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深入了解当地的各项法律制度。要培养一批熟练掌握和应用东道国法律的专业人才,提高金融机构业务人员的法律素质。

(五) 各金融机构之间应加强合作

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国各金融机构首先应该加强合作。特别是在给“一带一路”一些具有很大风险项目进行投融资时,应该尽量避免金融机构单打独斗,而是通过银团贷款、再保险等形式合作,降低每个参与金融机构的风险。其次,中国金融机构还应该加强与当地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依托当地金融机构的本土优势,不仅可以避免金融机构由于盲目性造成的风险,还可以利用当地金融机构的优势节约运营成本。最后,中国金融机构还应该加强与区域以及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合作,如亚投行、上海合作组织、亚行等。这些区域和国际性开发金融机构一方面都是以国家为依靠,具有强大的实力,另一方面多具有比较强大的风险抵御能力。所以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些大项目中,往往需要以这些机构为主要力量。

参考文献:

- [1]陈伟光.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机制的联动[J].国际经贸探索,2015(3):72-82.
- [2]程军.构建“一带一路”经贸往来金融大动脉[J].中国金融,2015(5):34-36.
- [3]阿布都瓦力·艾百.从“丝绸之路”到“货币之路”[N].新疆日报,2014-11-13(11).
- [4]王敏,柴青山,王勇,刘瑞娜,周巧云,贾钰哲,张莉莉.“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与国际金融支持战略构想[J].国际贸易,2015(4):35-44.
- [5]王稳.构建保险支持体系 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N].中国保险报,2015-06-16.
- [6]翁东玲.“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与合作风险探讨[J].东北亚论坛,2016(6).

- [7]周平. “一带一路”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以及管控[J]. 探索与争鸣 2016(1): 83-86.
- [8]胡玲燕, 杨跃胜. 外贸企业如何防范汇率风险的两类方法[J]. 对外经贸实务 2011(1).
- [9]王勇. “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需获全球支持[N]. 上海金融报 2015-03-21(7).
- [10]林川. 论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六大金融支持[J]. 西部论坛 2016(1).
- [11]李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与应对策略[J]. 中国流通经济 2016(2).
- [12]阎衍, 张英杰, 张婷婷. “一带一路”沿线主权风险[J]. 中国金融 2015(13).
- [13]刘国斌. 论亚投行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金融支撑作用[J]. 东北亚论坛 2016(2): 58-66.
- [14]闫衍. “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J]. 中国金融 2015(5): 32-33.
- [15]赵志刚. “一带一路”金融区域化路径[J]. 中国金融 2015(5): 39-41.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he Belt and Road”: Supply and Demand Analysis、Risk Identification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CHEN Weiguang , MIAO Lixia

(School of Financ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double perspective of supply and demand comparison and risk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ssue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And it argues that there is a huge potential funding gap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the shortage of finance、insurance、settlement and other financial services is the bottleneck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The Belt and Road” financial support ,we need to overcome the national credit risk ,geopolitical risk ,exchange rate risk and legal risk; and resolve the potential financial risk is the top priority for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uld adopt differential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resolve regional disputes; establish a steady exchange rate risk management mechanism; improve business personnel’s law consciousness; and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financial support; supply and demand gap; financial risk

(责任编辑: 张秋虹)